

兰陵缭乱

在这个枭雄并存的乱世王朝，国仇是宿命，家恨是宿命，战争是宿命，爱情亦是宿命……

LANLING
LIAOLUAN

Vivibear 著



兰陵缭乱
LANLING LIAOLUAN

〔上〕

Vivibear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兰陵缭乱: 典藏版/Vivibear 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 - 7 - 5399 - 4387 - 9

I. ①兰… II. ①V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5721 号

书 名 兰陵缭乱 (典藏版)

作 者 Vivibear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戚兆磊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孙红彦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 ppm. cn](http://www.ppm.cn)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900 千字

印 张 50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2 版, 201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4387 - 9

定 价 69.80 元 (全三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 一 章	龙凤胎	1
第 二 章	高家有女	7
第 三 章	王府盛宴	12
第 四 章	邳城惊变	19
第 五 章	长安城	25
第 六 章	迷雾	31
第 七 章	长公主	37
第 八 章	进宫	43
第 九 章	斛律兄弟	50
第 十 章	受罚	56
第十一章	成长	62
第十二章	又见皇上	69
第十三章	修罗夜宴	77
第十四章	皇后娘娘	84
第十五章	手足相残	91
第十六章	再入长安	98
第十七章	遇袭	104
第十八章	突厥贵族	110
第十九章	疑云	117

第 二 十 章	毒杀	124
第二十一章	新皇	130
第二十二章	扑朔迷离	137
第二十三章	贼窝	143
第二十四章	杀戮	150
第二十五章	修罗场	156
第二十六章	长广王府	162
第二十七章	劫狱之人	169
第二十八章	出征	174
第二十九章	初阵	180
第 三 十 章	兰陵王	188
第三十一章	井底女尸	195
第三十二章	二娘	202
第三十三章	弑君	210
第三十四章	暗流涌动	219
第三十五章	杀机	227
第三十六章	遇险	235
第三十七章	杀侄	242
第三十八章	阴谋	250
第三十九章	娄太后	259
第 四 十 章	登基	264

c o n t e n t s

目
录

第一章

龙
凤
胎

武定一年，春。

似雨非雨的奇怪天气，这几天来一直笼罩着东魏都城邺城。今天也不例外，阴霾沉郁的天空，如垂眉的惆怅容颜，朵朵乌云如墨，似浸饱发涨的生宣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滴下水来。挟带着一丝春寒的轻风陡然增急，卷起了无数花瓣，白色的花瓣在空中随风飞舞，更为邺城平添了几分萧瑟。

此时，位于城东一户普通人家的花园内，却是一番不同的景象。造型古朴的凉亭中，一位身怀六甲的年轻女子，伸手拈起一粒红玛瑙般的樱桃，优雅地放入了嘴里，唇边的笑容仿佛阳光一般明媚，让人几乎忘记了这恼人的阴暗天气。

这名女子眉目如画，看模样已是风华无限，而坐在她身边的男子却更是姿容绝艳，竟还胜过这女子几分。男子含笑望着她，缓缓地开了口，“翠容，你这么喜欢樱桃，如果这一胎是女儿的话，不如就干脆取名樱桃吧。”

翠容抬眸望着他道：“樱桃，樱桃，倒是很可爱的名字呢。”她的声音不是让人一听即醉般感人，却是一如淡淡清茶，细细柔泉。她飞快地又拈起了一粒樱桃，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手中的樱桃停在了唇边，“子惠，时候已经不早，你也该回府了。”

听她直呼自己的名讳，男子并不在意，只是恋恋不舍地点了点头，犹豫了一下又道：“翠容，将来孩子出生以后，不如你也随我回府里……”

翠容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子惠，你忘了我曾经和你说过话吗？我不想和你的那些妻妾们住在一起，我喜欢住在这里，只要有时你想到我，来看看我就够了。”

“但是如今你有了我的孩子，我想给你一个名分。”

“我并不在乎什么名分。”她垂下了眼帘，长长的睫毛在精致的脸上投下一段玫瑰色的阴影，“而且，每次你来的时候不也说这里是最轻松随意的地方吗？”

男子无奈地轻戳了一下她的额头，“你呀，还和当初相遇时一样固执。不过你说的对，只有在你这里，才能让我心情平静。”

半个月后，在东魏将军高澄的偏邸内，荀氏翠容顺利诞下了健康的婴儿。

听到婴儿响亮的哭声从屋内传来时，早已等候在外的高澄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他也顾不得什么禁忌，不等产婆通报就直接冲进了产房内，忙不迭地来到翠容的榻前，心疼地握住了她的手，“翠容，你辛苦了。”

她的脸色苍白，气息微弱地问道：“子惠，是男……是女？”

高澄刚要说话，只见产婆已经将婴儿抱上前来，连声道：“恭喜将军，恭喜夫人，是一对龙凤胎！”

高澄惊喜万分，温柔地望向榻上的女子，“翠容，听到了吗，是龙凤胎，是龙凤胎！”

翠容欣慰地挽起一个笑容，强撑着支起身来，“快让我看看……”

产婆忙将擦干净了的婴儿抱了过来，和平时见惯的婴儿不同，这两个孩子却是格外清爽干净，模模糊糊中竟还能辨出几分父母的轮廓。

高澄凝视着孩子，眼神温和，语调轻柔道：“翠容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”

见到孩子，翠容的精神顿时好了不少，她微微一笑，“看把你高兴的，你又不是头回做父亲，府里不是早就儿女成群了嘛。”高澄摇了摇头，轻轻握住了她的手，“那不一样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是我和你的孩子。”

翠容正想说什么，忽听其中一个孩子的哭声格外响亮，她连忙低头看了看孩子，又有些惊讶地望向了高澄，低声道：“想不到，这个哭声响的反倒是个女儿。”

高澄颇为得意地笑道：“虎父无犬女。”

她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高澄顺势扶她重新躺下，柔声道：“翠容，你先好好歇着，我今晚不走了。”他低头轻吻她的嘴角，“今天你可是为我高家立了一件大功，龙凤双临门，一定是个好兆头。”

翠容点了点头，微笑着闭上了眼睛。

此时，高澄的府邸。

一间装饰清雅的房间内，一位气质高贵的年轻女子正在床边全神贯注地绣着一幅牡丹的图样，在她的身边，一个小男孩睡得正香。男孩不过两三岁，容貌清秀，和高澄倒有九分相像。

房间里静得几乎能听见针掉下的声音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起来了。

“姐姐，您怎么无动于衷，那个身份低贱的女人，竟然为他生下了一对龙凤胎，大人居然还把孩子的名字上报宗室，姐姐，您怎么说也是当今皇上的亲妹妹，堂堂的长公主，就这样不了了之吗？”一直坐在她对面的红衣女子终于忍不住开了口。

长公主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，又笑了笑道：“那又如何？静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大人他一向风流。”

那叫做静仪的女子一脸的不服气，“若是女儿倒也算了，她偏偏还生了个儿子，大人本来就宠那个小贱人，这下还不让她母凭子贵？姐姐，我可是为了您打抱不平啊。”

“那我心领了。”长公主似乎有些困倦地放下了手中的针线，“好了，我也乏了，你去歇着吧。”

静仪只得起身告辞，悻悻地朝自己房间走去。随身的丫环阿妙连忙跟了上去，低声道：“夫人，长公主她……”

“什么长公主，这个胆小怕事的女人。”静仪不甘心地说道，“给她面子叫声长公主罢了，就连她的亲哥哥，当今皇上，不也要乖乖地听大人的话吗！”

“那么夫人也就这么算了？”

“算了？”静仪的眼中闪过一抹狠厉的神色，“既然她不管，那么……”

转眼就到了孩子满月的日子。邺城里刚下过一场细雨，四处弥漫着清新的味道。将军高澄的偏邸内，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笑声。

“看这两个孩子，长大了必定是人中龙凤。”高澄笑眯眯地逗着孩子，“看我们樱桃现在已经是眉清目秀，将来一定是个像她娘一样的绝代佳人。”

“女孩子的好，可她哥哥将来这般的美貌，只怕……”翠容的神色有些复杂。

“翠容，我高家的男子，几乎个个面目柔美，不也照样建功立业、权倾一时，又有谁敢小看我们。”他摸了摸孩子的脸，“只要大权在握，就算面如女子，别人也照样会畏他如虎。”

“儿子的名字你还没起好呢。”翠容轻轻一笑。

他笑着点了点头，“我的前几个儿子都是孝字辈，这孩子就叫做孝……就叫孝吧。翠容，这个名字你喜欢吗？”

翠容想了想道：“者，美玉也。就这么决定了。”

“那明日我就把孩子们的名字上报宗室。”他像是猜到了她想说什么，低声道，“我知道你不要名分，可是我们的孩子却不能无名无分。”

翠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

“这些天我可能不能过来了，还有些事情要办。”他一边逗着孩子一边说道，“如今天下不宁，贪污受贿成风，清高廉洁者已是凤毛麟角。我想举荐一名合适的人为御史中尉，查办这些贪官。”他扬唇一笑，“不知翠容有什么建议？”

翠容微微笑道：“如今那些无法无天的贪官污吏，多数是窃居高位的权贵，所以这个人必定要刚正不阿，不畏强权。子惠可曾听过崔暹此人？听说他办事铁面无私，从不徇私情，如果由他出任御史中尉，也许能事半功倍。”

高澄的唇边露出了一个迷人的笑容，“其实我也有意于他，夫人你和我果真是心意相通。”

翠容这才反应过来，不由嗔道：“好啊，原来你在作弄我……”

他迅速地握住了她的手，“翠容，有你这样的母亲，将来孝必成大器。”

“其实，只要他们平平安安过完这一生，我就知足了。”她笑道。

“对了，明天你还要去普光寺祈福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”他迟疑了一下，道，“不过，你的身子可吃得消？其实也不必这么着急，过段日子去不是更好？”

“我已经没事了，”她笑着摸了摸孝的小脸，“这一个月都不能出门，我都快被关出病来了呢。”

高澄温柔地笑了笑，“这一个月都不知你怎么熬下来的，好吧，那你早去早回，别让我担心。”说完，他想伸手去抱孝，却见一旁的小樱桃正用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望着他，心里不由一软，手在半空变了个方向，将樱桃抱了起来。说来也奇怪，小樱桃好像知道什么似的，竟对他甜甜地笑了起来。

“好孩子……”高澄低低笑着，心里却仿佛被什么牵动了，虽然他的孩子并不少，但不知为什么，这个女儿和他似乎特别投缘。

第二天清晨，几近透明的天空下起微凉的雨，雨丝细细地落在庭院中，雨敲柳叶，疏疏落落的倒是衬出了几分萧瑟。

翠容听从了高澄的吩咐，一大早就在下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普光寺祈福。等所有的仪式结束后，她走出寺门，正要上马车的时候，只听身后传来了一个老人的

声音：“这位夫人请留步。”

她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化缘到此的外乡僧人。

“这位大师，有何指教？”她微微笑道。

“夫人，如果老衲没有猜错，你可是有一对子女？”僧人脸上的表情却是格外凝重。

翠容一惊，脱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夫人，听老衲一言，您的两位儿女近日恐怕有血光之灾。”

翠容一脸震惊地望着他，一时竟说不出话，好一会儿才迸出一句：“休得胡言乱语。”说完，她便上了马车，不再去看那个僧人一眼。

“夫人，不听老衲所言，您一定会后悔的。”僧人还在那里高喊。

翠容忙令车夫赶紧离开，虽然并不信他所说，但心里总是忐忑不安。衣袖下，她的手指一直在颤抖，一种莫名的恐惧瞬间将她淹没。

刚回到府里，她就听到了传来的哭喊声，心里不由一悸，在下马车的时候猝不及防跌了一跤，还没等她站起身来，就见随身侍女小娥惊慌失措地冲了出来，脸上的表情又惊又惧，声音颤抖，“夫人，夫人，小公子他，他……”

翠容的心里一沉，颤声道：“小公子他怎么了？”

小娥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，“夫人，小公子刚才忽然浑身发热，喘不过气来，还没等御医过来，小公子他，他就去了……”

小娥的话好似一个晴天霹雳在她的头顶响起，她只觉头脑一片空白，眼前一黑，直直地晕倒了过去。

醒过来的时候，天色已晚，刚睁开眼睛，高澄憔悴的面容已经映入她的眼帘。一见她醒来，他的面色微微一动，哑声道：“翠容……孝他，他已经去了。”

翠容闭上眼睛，一滴泪水从眼角无声滑落。

“孩子是得了急病，所以……”高澄说到一半，声音哽咽，已不能再说下去。

“大人，夫人！”门外忽然传来了小娥惊慌的叫声，“小姐她，她好像有点不对劲！”

高澄脸色大变，吼道：“还不立刻去请御医！”

翠容面色苍白，挣扎着从榻上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冲到了小樱桃的身边，泪如雨下，喃喃道：“这到底是因为什么？难道上苍夺去了我的儿子还不够吗？”

“夫人，听老衲一言，您的两位儿女近日恐怕有血光之灾。”

此时此刻，她的耳边忽然回响起那位僧人的话。难道，难道他说的话是真的？那么，他说不定会有破解的方法！想到这里，她也顾不得那么多，立刻令人备马，

直奔普光寺。高澄此时也是心神大乱，非但没有阻止她，反倒问也不问就跟着她出来了。

到了普光寺的时候，翠容一眼就在门口看到了那位僧人，不禁心头一宽，踉踉跄跄地跑到了他的面前，“扑通”一声就跪了下去。

“大师，大师，请救救我的女儿，小女子悔不该未听大师的话，请大师救救我的女儿！”

那位僧人仿佛预料到似的，只是叹了一口气，“可惜还是迟了，如今只能保住一个了。”

“只要大师能保住我的女儿，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。”高澄沉声道，他在马车上已经从翠容那里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“你命中有儿女双劫，如今一子不在，一女性命堪忧，但如果一子一女俱不在矣，这个劫数自然就可以破解了。”

翠容有些不解地望着他，忽然心里一动，“难道大师的意思是如果女儿不是女儿，劫数就可以破解了？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高澄也立刻反应过来，“如果将樱桃当成男孩来养……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僧人随手拿出了一根编织精美的红绳，“将它系在你女儿的手腕上，记住，到她年满十八岁时才可取下，一切都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恢复原状，不然她还是会有性命之忧。”

翠容感激地接过绳子，抬头道：“大师……”刚说了两个字，她瞪大了眼睛，后面的半句话硬生生吞了回来。那位大师，居然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
说来也奇怪，当这根红绳系在小樱桃的手腕上后，她的症状居然就全部消失了。翠容静静地凝视着她，轻轻抚过她柔嫩的小脸，眼角闪烁着晶莹的东西。

“樱桃，我的好孩子，从现在起，你就叫做——高孝。”

第二章

高家有女

五年后。

东魏齐王高澄的偏邸内。

这几年来，东魏将军高澄以大将军身份兼相国，封齐王，并加殊礼，即赞拜不名、入朝不趋、剑履上殿。作为人臣而言，其权位几乎已臻顶峰。但让人惊讶的是，高澄名下的这座偏邸，却依旧简朴素雅，丝毫不张扬。

夏日的午后是愉悦而宁静的，小鸟安静地栖息在树梢上，好奇地打量着那树下的景色。浓密的树荫下掩映着的湖水呈现出深绿的颜色，一叶扁舟仿佛一片轻盈的羽毛漂浮在澄澈的湖水之上，湖水随着船的浮动而漾开层层美妙的涟漪。

小船上，正躺着一个身穿绿色衫子的小男孩，看这小男孩不过五六岁，肤色似玉，微闭着双眸，点点阳光漏过树荫，正好洒落在他的脸上，映衬得他的肌肤愈加晶莹剔透。

“四公子，四公子……”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侍女小娥喊他的声音，男孩睁开了双眼，却只是偷偷笑了笑，又侧过了身子，顺手将刚才扯下的荷叶覆在了自己的脸上。

“四公子，四公子，原来您在这里，吓死奴婢了，刚才奴婢一个转身，您就不见了。”小娥发现了躺在小船上的男孩，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

“四公子，这里很危险，请赶快上岸来吧，如果让大人知道，奴婢，奴婢恐怕……”

男孩这才懒洋洋地拿起了遮在脸上的荷叶，翻了翻眼皮。

“小娥，抱我上来嘛。”

小娥刚想上前，忽然想起了之前无数次被他捉弄的悲惨遭遇，不由犹豫了一下。就在她犹豫的时候，忽然见到四公子抬起头来。他用那双黑亮的眼睛注视着她，好像受了伤的小动物的眼睛，纯真无邪到令人心碎，澄澈明净到让人心痛。

被这样的目光注视着，小娥早就忘记了之前的惨痛教训，忙不迭地抬足上了船。

几乎就在同一瞬间，四公子举起一样东西就朝她扔去。她心里大惊，只见一只丑陋的癞蛤蟆迎面而来，顿时吓得腿也软了。正在她失神的时候，四公子用最快的速度跳到了岸上，迅速地解开了系在岸边的绳子。

小船立刻在风中摇晃起来，小娥害怕地抓住了船舷，心里后悔得要命，已经无数次提醒自己要小心四公子了，怎么每次偏偏都会中招……谁叫她一看到四公子的眼神就犯晕呢，不只是她，府里的上上下下，没有谁能抵挡住他的这一招。

小男孩捂嘴直笑，“小娥，你来抓我啊。”

“孝，你又在调皮了。”男孩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，双眼立刻笑成了月牙，转过身直扑那人的怀抱。

“爹爹，爹爹！”他撒娇似的在来人的怀里直蹭。来人正是权倾一时的齐王高澄，他疼爱地笑了笑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他抱起来，而是轻咳了一声，“孝，快见过斛律大人。”

孝这才留意到父亲身边的客人。他抬起头，直视着那位斛律大人。这位大人和他父亲年纪相仿，唇角带着淡淡的笑容。金色的阳光下，那笑容恰如从高山而来的流水，隐隐地浮动着几不可见的光影痕迹。

“难道你就是赫赫有名的斛律将军？”孝眼前一亮，歪着脑袋问道。关于斛律光将军的故事，他从娘那里已经听了不少，所以听到斛律这个姓，他立刻反应过来。

“孝，怎么这么没规矩。”高澄立刻轻声呵斥道。

“哦，你知道我？”斛律光似乎来了兴趣。

“我当然知道了，将来我也要做一个大将军，把那些坏人全都赶出我大魏。”孝眨着眼睛道。

斛律光唇边笑意渐浓，弯下腰摸了摸孝的头，“好，那我就等着你长大的那一天，将来一起并肩作战。对了，孝，这是小儿恒伽，比你年长了三岁。”斛律光指了指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一个男孩。

如果他不说话，孝完全忽视了这个人的存在。因为从开始到现在，这个小男孩居然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过。看他的眉眼和斛律光十分相似，一双浅棕色的眼

眸春风化雨般生动，眉梢眼角似有淡淡的清贵光华围绕。

“恒伽哥哥。”孝立刻嘴甜地喊了一句。

斛律恒伽倒是受了惊一般，脸上立刻浮起了一片红晕，应了一声，就慌忙低下了头。

“唉，这孩子就是这样，一遇到生人就不好意思。”斛律光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恒伽这孩子生性淳良，倒是孝，顽劣成性，不知让我操了多少心。”高澄笑道，又朝着孝道，“孝，你若有恒伽的一半，爹就放心了。”

孝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，哼，他才不要像这种木头疙瘩。这块木头居然还得到了父亲的称赞，更是让他心里不服气。想着就来气，趁父亲不注意，他迅速地朝着恒伽做了个鬼脸。

恒伽连忙将头低得更低。

见到他这副模样，孝的眼珠一转，立刻有了坏主意。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爹爹和斛律光正好背对着他们。

“恒伽哥哥，”他甜甜地笑着，凑上前亲热地拉了拉他的衣袖。“过来嘛，”他将恒伽拉到湖边，“这里养了很多漂亮的鲤鱼哦，可好看啦。”

恒伽不疑有他，上前了一步，低头往湖里看去。

孝捂嘴贼贼一笑，趁着他弯腰的时候，抬脚就朝他的屁股踹去。就在这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恒伽的后面好像长了眼睛似的，将整个身子往左边一斜，孝暗叫不好，力却已经收不住，身子顿时往前倾去，他连忙手舞足蹈，这才勉强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。

好险啊，他擦了擦脸上的冷汗，正在得意于自己完美的平衡能力时，背后却被人用手指轻轻一戳。

“啊……”他还来不及发出声音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已经一头栽进了湖里。

“孝！”耳边传来了爹爹的惊呼……

被捞上来的时候，爹爹一脸惊慌的立刻数落他：“孝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，以后不准你再靠近湖边！”

孝气咻咻地指着那个罪魁祸首，怒道：“是他，是斛律恒伽推我下水的！”

恒伽微微一惊，随即就委屈地低下了头。

“又在胡说什么，恒伽怎么会推你下水，你不推他下去已经是很难得了。一定是你自己调皮，还想嫁祸于人。”高澄一副完全不相信的样子。

“真的是他，真的是他！”孝气得只能重复这几句话。

“好了，别闹了！”高澄也有些不耐烦，“你也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居然学会

嫁祸于人了。”

“恒伽，你到底有没有做过？”斛律光也忍不住问道。

恒伽抬起头来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浅棕色的眼眸中泪水盈盈，无限委屈。

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冲上前去对着恒伽的肚子就是一拳。这下可惹恼了高澄，他也顾不得旁人在场，怒冲冲地夹起了孝，对着他的小屁股就是“啪啪”两下。

孝扁了扁嘴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“王爷，孝的衣衫已经湿透，还是先去换了吧，不然容易感染风寒。”斛律光连忙阻止道。

“明月，今日让你见笑了，我真是对他没办法。”高澄面带尴尬地说道。

“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”斛律光行了行礼，拉着恒伽转身而去。

在转身的瞬间，一直低着头的恒伽，忽然抬起头，冲着哭得发晕的孝露出了一丝狡猾的笑容。那笑容一闪即逝，只有孝将它尽收眼底。他一边抽泣着，一边朝着那个背影咬牙切齿地发誓。

斛律恒伽……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！

高澄拎着孝拐进了右手边的房间，翠容看见他们进来，笑吟吟地迎了上去，“看来又是孝惹你生气了。”

高澄一脸阴郁地放下了他，沉声道：“翠容，以前孝怎么顽劣都可以，但今天他居然学会嫁祸于人了，实在是需要好好教训一下。”

“爹爹，好爹爹，孝下次不敢了。”孝一听要来真的，立刻扑了上去，拽住了他的衣袖，拼命眨巴着那双黑亮的眼睛求饶。高澄立即垂下眼帘，躲过了他的眨眼必杀技，他知道，一旦对上孝的眼神，绝对绝对会心软。

翠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微微笑着低声道：“子惠，她是——我们的女儿。”

她的话音刚落，高澄忽然猛地反应过来，愣了愣道：“你看看把我气的，都快忘记她是个女儿身了。”

孝对他们的话似懂非懂，不过知道自己的责罚多半是免掉了，于是又赶紧黏到了母亲身上，像只小狗似的蹭来蹭去，“还是娘最好，还是娘最好。”

高澄一听，面上也泛起些许醋意，“爹爹就不好了吗？”

孝眨了眨眼，“不教训孝就是好爹爹！”

高澄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笑容，朝外面摆了摆手，“去吧，去吧。”

孝大喜，立刻箭一般的冲了出去。

见到孝的身影消失在长廊尽头，翠容起身关上了房门，一脸凝重地转过头来，

“子惠，听说前几天你打了皇上？”

高澄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，“倒不是我亲手打的，我还嫌自己动手麻烦呢，是我让崔季舒打了那个狗脚皇帝。”

翠容轻哼一声，“本来臣子殴打皇上，已经是匪夷所思，现在你居然还让别人打皇上……”她顿了顿，放低了声音，“看来，子惠你已经没有耐心了……这一天，终归还是要来。”

高澄脸色微微一变，“翠容，原来你已经猜到了。”

“子惠，我知道，你想要的不仅仅是个区区齐王，你所想要的，是……”她垂下头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不错，翠容，我也不想瞒你了，”高澄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腕，“下个月我就会动手，等我成功的时候，翠容，我不会再委屈你，我要你坐上那个最尊贵的位子。”

翠容脸色发白，轻声道：“子惠，我什么也不要，我只要你好好的。我只要这样就好。”

“翠容……”他轻轻挑起了她额角垂落的发丝，“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的情景吗？当时的你正在河边梳洗着长发，笑得那般灿烂，就像那天明媚的阳光，那一刻，我和二弟都以为看到了传说中的仙子，不过幸好，你终归还是属于了我，不管我有多少个女人，心里最在意、最珍爱的，只有你，所以，我只想把那个位子留给你。”

“子惠……”翠容刚想说什么，又被他打断了。

“等孝到了十八岁，我就向全国诏告恢复她的女儿身，为她选一个最出色的驸马，你看可好？到时谁要是多嘴，我就杀了他们全家。”他的眼眸中闪过一抹狠厉，随即又被温柔所代替。

“子惠，我知道，我拦不住你。”翠容轻叹了一口气，“做你想做的事吧。不过，翠容只是个乡野村妇，那个位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坐的。”

他的脸上露出一抹不悦，又按捺了下去，低声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们以后再谈这个。”翠容见他面色不悦，也赶紧转换了话题，“对了，再过几日，就是子惠的生辰了呢，是不是也像以前那样，等你在府里宴请完宾客，再到这里来？”

高澄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但是这次，我想将孝带去府里。”他留意了一下翠容的神色，又继续说道，“也该是时候让他见我高家的宗室们了。”

她稍稍迟疑了一下，“可是她的身份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小小年纪，又能看出什么。”他安慰似的拍了拍她的手背。

她低头一笑，“也好，那到时我在家等你们回来。”

他的神色微微一动，随即愉悦地笑了起来，“不错，翠容，这里才是我的家。”

第三章

王府盛宴

这几日天气是反常的热，烈日当头，竟连一丝轻风也无。只听得树枝上的蝉鸣一片连着一片。齐王府内的小湖上布满了碧翠欲滴的荷叶，就像是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翡翠伞似的，将湖面盖得严严实实的。大多数的荷花像是也受不了这烈日似的，无精打采地依附在荷叶下，偶有几朵花苞从荷叶的缝隙间钻了出来，倒真是有几分“荷花入暮犹愁热，低面深藏碧伞中”的情景。

湖边的凉亭里，正坐着两位衣饰华丽的贵妇。年长一些的妇人身边，一位容貌清秀的男孩正玩着手里的钓鱼竿。

“姐姐，您听说了没有？这次家宴，大人好像要把那个孩子带回来呢。”侧室静仪一脸的古怪神色，“您就由着他来吗？”

长公主拈起一粒新鲜的莲子，放入了口中，“我又能做什么呢？大人可是连我的亲哥哥都敢打。你认为我说的话会有用吗？而且，那也是大人的亲生子，我不觉得有哪里不对。”

“姐姐，等哪天他骑到你们孝碗头上，您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静仪嘴角带着一抹冷笑，“大人就是想借这次家宴，让高家的宗室知道那个孩子在他心中的地位。以后是谁继承高家的……”

“够了，”长公主低声打断了她的话，“妹妹这话要是让大人听见了，恐怕会给自己招惹麻烦，妹妹的嘴，有时还是要闭紧一些才好。”

“姐姐，我这是为了你好……”她刚说了一半，一条小鱼“啪”的一声甩到